

源于生活高于生活。”索明芳的表演细腻自然，将潘巧云的娇、嗔、怨、媚等情绪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观众面前。

在《杀山》这场戏中，杨雄和石秀设计将潘巧云骗上翠屏山，道明原委后准备将之杀害。潘巧云百般哀求、挣扎、躲避刀锋、跪搓步，甚至还有高难度的乌龙绞柱。索明芳完成得干净利索，展示了出色的武功，为该剧增色不少。

剧中最吸引人眼球的非“跷功”莫属。跷功是中国传统戏曲中流传已久的一种独特的表演技巧。“跷”仿照古代妇女的小脚形状，以木材制成，演员的真脚踩在木质假脚上进行演出。一度，跷被认为是封建糟粕而遭到废除。但随着时代的发展，人们意识到，作为一种特殊的表演技法，跷再现了古代女子的体态，“翩若惊鸿，婉若游龙”，是另一种美。

“老前辈练习跷功的时候，都是站在缸沿上，稍有闪失便会掉到缸里，浑身湿透。都说芭蕾难学，但脚尖起舞的时间并不长，中间还可以落下来休息。而京剧演员踩跷则长达几个小时，碎步、圆场、开打……都要保持脚尖直立。”索明芳十年磨一剑，在寂寞中苦苦坚守，终于让观众见识到跷功特殊的魅力——裙裾下的脚尖款款移动，如弱柳扶风，时隐时现，一个古代女子妩媚动人的形象呼之欲出。

“有些人对泼辣旦的戏抱有偏见，认为泼辣旦是反面人物，没有教化作用。但我认为应该去欣赏艺术的美，而不要进行道德判断。”索明芳诚恳地说，“不一定是把那些女人演得十恶不赦，我想把她可恨背后的可怜演出来，挖掘造成悲剧的深层次原因。”

侯宇对于《对花枪》这出戏可谓情有独钟。该剧目由著名表演艺术家郑子茹老师首演，这不但是一出声情并茂的老旦情感戏，而且突破老旦局限，在唱、念、做、打各个方面创造了新颖独特的风格和技术，更有了“扎靠”的独创，创立了京剧“文武老旦”的里程碑。侯宇跟随郑子茹老师学习《对花枪》长达5年之久，一字一声一腔均得亲授，她对这出戏有着不同寻常的情感和深刻的理解。

在第二届青年京剧演员擂台赛中，侯宇凭借这出精彩的《对花枪》，夺得了“擂主奖”。她全面地展现了老旦的唱念做打，其中“100句”的经典唱段和一段“高拨子”更是让人击节赞赏。

《对花枪》讲述了一段40年的恩怨情仇。隋朝末年，罗艺进京赶考途中，病倒在姜家集，被姜桂芝父亲救回家中。姜父让女儿姜桂芝向罗艺传授姜家花枪。二人日久生情，结为夫妻。一年后，罗艺再次赴京应试时，姜桂芝已身怀有孕。离别后，由于兵荒马乱，姜桂芝携子离开家乡，流落在龙口村。隋朝战乱四起，音信难通，罗艺投奔瓦岗寨，又娶秦氏，生子罗成。40年后，瓦岗寨史大奈、尤俊达到龙口村借粮，姜桂芝因而得知罗艺在瓦岗寨，遂带子罗松、孙罗焕投瓦岗以求团聚。罗艺顾虑良多，矢口否认和姜桂芝的姻缘。姜桂芝悲愤至极，在瓦岗寨众将面前和罗艺比武对花枪。罗艺被姜桂芝打下马来，羞愧难当，认妻谢罪。姜桂芝在众人劝解之下与罗艺重归于好，一对老夫妻又得团圆。

在第四场中，侯宇游刃有余地表演了经典唱段“100句”，全长23分钟，将姜桂芝和罗艺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。在学枪法的过程中，两人情愫暗生，其中有一句“臊得我、臊得我脸儿红，头儿低，恨不得把头藏进那水缸里；

侯宇：钟情《对花枪》

文◎麻雯

羞答答、羞答答心儿跳不言语，甜滋滋的微笑表心意”。每当唱到此处，观众的反响总是非常热烈。

“这100句是作曲家关雅浓老师的经典传世之作，旋律起伏跌宕，唱腔高处高亢激昂，低处婉转深沉，中音又相当饱满，要求演员具备极高的天赋。”侯宇如是说。这段唱虽长，但听来毫不烦闷，反而荡气回肠。100句唱词字字珠玑，饱含着姜桂芝无尽的回忆和深切的情感。伴奏音乐和幕后伴唱也可圈可点，烘托出姜桂芝大悲大喜的心境。这个智勇双全、刚柔并济、有情有义的人物形象在老旦行当中可谓独树一帜。

最后一场是《对花枪》的高潮部分，姜桂芝唱了一段脍炙人口的高拨子：“空盼望，气难忍，我好心伤。跨战马，提银枪，足穿战靴换戎装。今日里我上战场，来寻忘恩负义郎。这苦衷，对谁讲，倒叫我又悲又恨又羞又恼怒火满腔。结发之人他不认，不认儿孙丧天良。叫尔等你与我高声嚷，叫罗艺快下山来对花枪。”

这一段高拨子悲愤激越中带有苍凉，极具感染力。侯宇的演绎堪称完美，她准确地掌控了人物特点，行腔细腻，通过行云流水的唱词将感情宣泄而出。

在姜桂芝与罗艺临阵对打

时，她足蹬厚底，身扎大靠，将老旦的沉稳与刀马旦的干练融为一体，令人耳目一新。姜桂芝一扫人们思维定式中老态龙钟的老旦形象，艺术风格清新别致。打斗过程中唱与打并重，带给观众强烈的视听震撼。罗艺辩解：“千军万马我敢闯，今日上阵我心内慌。战她不过我低声讲，你有话好商量。离别后我曾多次寄书信，你的家乡投信无门我无主张。”姜桂芝怒道：“花言巧语不必讲，我心早被你刺伤。到此不为把你认，我要来训教你这个负心郎。”



《对花枪》剧照

张旭冉：神完气足，芳华尽武

文◎韩旭

张旭冉气度谦冲、谈吐文雅，这和他于京剧舞台之上那个招式凌厉、动作迅捷的形象大相径庭。不免让人心生联想，想起小说里那些不露锋芒的侠士豪杰。曾有人说过，每个中国男人心中都有一个武侠梦，不知张旭冉是否也曾心怀此梦，但从他儿时的记忆中我们不难发现，他对“武”有着与生俱来的情结。

“特别感谢北京京剧院”

张旭冉并非梨园世家，但叔叔酷爱京剧，曾在梨园行摸爬滚打，后来改行，对京剧仍然念念不忘。叔叔时常惋惜，看到侄子张旭冉平日里比较好动，就和他母亲商量：“你儿子条件不错，干脆让他去学京剧吧。”就这么着，张旭冉进了黑龙江省艺术学校，学了三年京剧。一开始老师看他身材瘦弱，眉目清秀，于是选了小生组。但张旭冉心底里觉得还是武生帅气，十分羡慕那些学习武艺的同学，有事没

事就去武生组两眼巴巴看他们练武。一来二去被老师发现，问道：“你原来这么喜欢武生啊？”张旭冉情深意肯地点点头，武生又翻又打，既好玩又帅气。老师就说：“你底子也打得不错了，既然这么喜欢，那就改行学武吧。”

从此张旭冉开始了自己的武生之路。武生的学习异常艰苦，特别是在训练中，对身体的历练近乎残忍。但张旭冉一心想学，虽然身体上受苦受累，心里边却甜蜜无比。他在校学习三年，之后考入中国戏曲学院附属中学系统学习三年。毕业后回省工作两年，继续深造，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。

大学临毕业时，张旭冉开始找工作，中国京剧院、北京京剧院、上海京剧院他都考中，前途一片光明。那天张旭冉刚从哈尔滨回京，被叫去排练《沙家浜》，地点在北京京剧院。他演一名新四军战士，有开打的武戏。其中一个“翻城”的动作，要求演员一个筋斗从障碍

姜桂芝在追打罗艺的过程中，考验的是演员的跑圆场功底。“靠旗不摇，需要腰间发力；穗子不动，必须脚下稳健。通过虚拟表演，体现人物打斗的外界环境——这是京剧高级的地方，什么都没有，通过表演，你感觉有山有水，有险境有台阶，一桌二椅可以千变万化。”侯宇解释说。

排戏时，大家也曾考虑配演的把子太多了，是否可以去掉一些。郑子茹老师坚持不删

减一个动作，“这出戏叫作《对花枪》，每一场的把子是环环相扣的，并且前后呼应。最后一场跟罗艺打斗的枪法，就将当初教授罗艺习枪的动作融入其中。”

《对花枪》是从豫剧移植过来的，句子的长短、唱词的辙韵都并不完全符合京剧西皮二黄的规范。“无论是唱腔还是念白，《对花枪》都有很大的创新和突破，通俗易懂但不流于肤浅，并且没有脱离京剧的规律。”